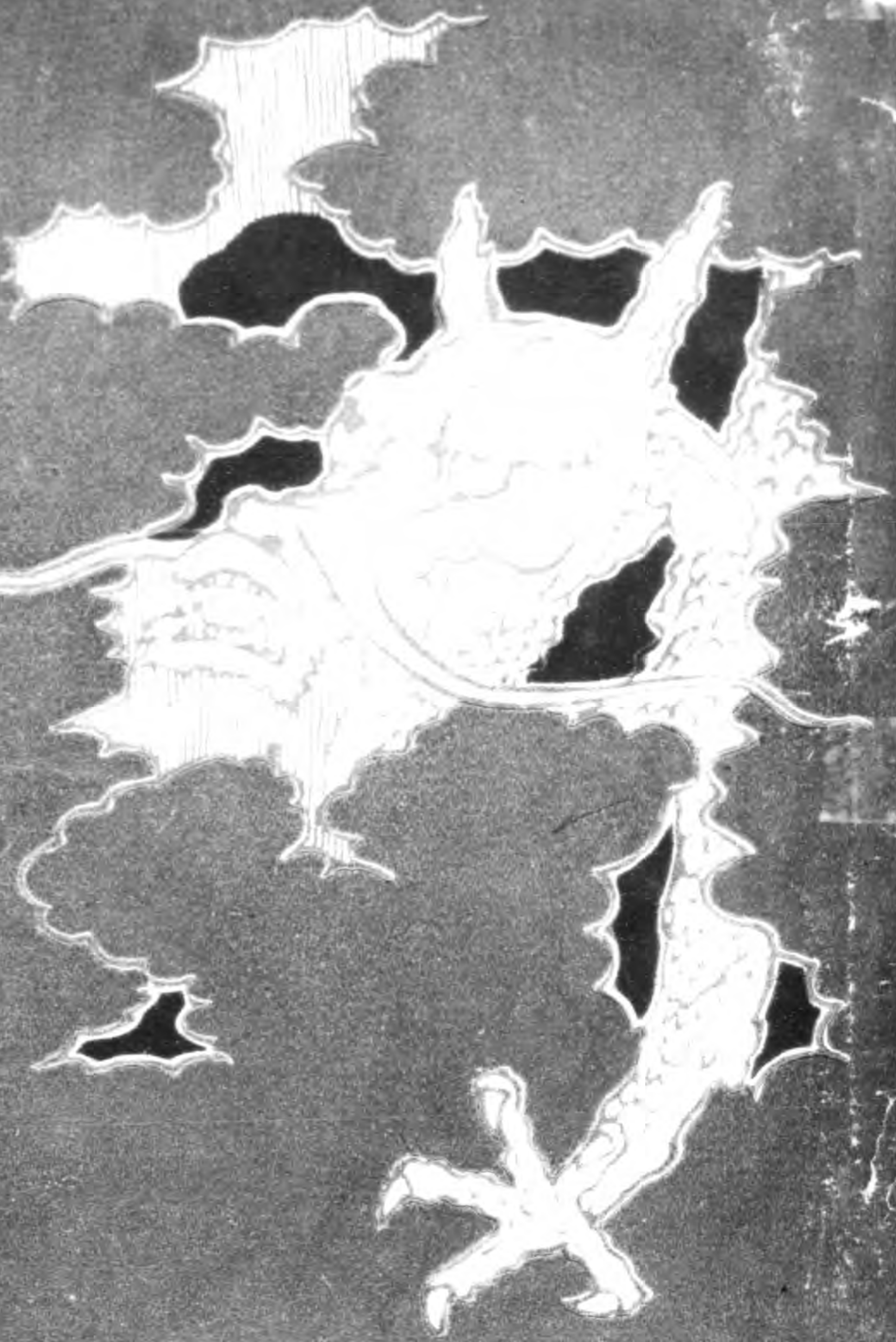


七日皇帝之趣談



上海文藝社譯印

七日皇帝之趣談

七日皇帝之趣談提要

復辟事起本局不惜重資
致函京友徵求七日中之
事實陸續寄來多如束筍
除已載復辟始末記外擇
其談諧可喜者得百三十
則讀之無不失笑各報餘
藩概不采錄閱者鑒之

七日皇帝之趣談目次

復辟拆字

術士先知

皇帝病

辮子爲清室之代表

麻雀之先兆

辮兵大言

一軍縞素

龍旗變色

糖粥病

中庸爲革命黨所捏造

上了袁世凱的當

飯碗打破

雷震春爲雷神轉世

張勳之與辣椒粥

還魂皇帝

梳頭拆頭

宣統爲過渡皇帝

白髮老人

三生先生

徐娘三嫁

倒押御寶

拆字者言

七日皇帝之趣談

目次

亢龍有悔

陽盛陰衰

終身侍郎

改袁子才文

打消封段爲攝政王之密議

海關道……海官逃

菩薩蠻詞

康先生大掃興

王克琴之深心

王克琴不肯奴奴

不完全之龍旗

進宮請安之掃興

武官之女裝謝恩

倒灶貓

炸彈歟煙泡也

孫逸仙之手巾

伶界大王之語讖

做皇帝不要讀書

復辟聲中大出風頭之蒲扇

雷震春上任演說

滑稽之諷時詩

劉姑娘之倒霉

夏日服裝之知事

首鼠兩端

皇帝是誰給你做的

武艷親王之贊成復辟

向大靖艇行軍禮

燒餅店之異想天開

出家人之炎涼

康有爲之得罪聖教

倫貝子哭祖廟

飄風暴雨不終朝

怎麼帽子就小了那麼帽子又大了

知道了

辦子兵大哭生祠

醉後失辮

撲克笑話

皇后做不成了

裸體美人之注意

捏造符瑞三則

照相館門三跪九叩

江西會館之夜戲

梁鼎芬嘆皇陵

黃承恩之竹枝詞

復辟僞諭之價值

套神童詩

伏魔誕日

武裝之汽車

周公不如太公

王克琴之驕人

不賣春宮賣張勳

此劉不是那劉

張勳之好色

改杜詩

熱河避死

宣統之可憐語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大登殿之串戲

溥儀讀別字

六百元賃屋一間

君子有三變

咱們家的皇上

某司長之花翎

龍虎旗

宰相夫人

是張天師召來的

梁士詒之兩面光鮮

康有爲之老面皮

誤向姑媽請安

張鎮芳會翻筋斗

大義滅師

溥儀之解皇字

套帽翎頂之居奇

天公那裏去了

雷震春身上之炸彈

梁敦彥之假辯

張勳之頭銜

品仙惡作劇

萬繩杖之頑固

活佛爺

六君子與兩聖人

請安者之資格

民國之恩典

辦兵之夢話

頑徒不同意

七日來復

張勳之與汽水

中華民國六載即大清宣統九年

買一日皇帝做做

定然斷送老頭皮

火車中之時文

防飛艇之妙法

帝皇樹之預兆

或人送康有爲入都詩

光復

賣菜者之議論

大世界擁護共和

百靈相助：八面威風

這皇帝我便給他做了罷

康公我之自出

共和春之酒令

周公自身難保

聯語罵人

張勳之企慕周媽

七日皇帝之趣談

目次

過繼兄弟作乾兒

南海以宣統爲土木偶

六



七日皇帝之趣談

復辟拆字

京師有拆字者。設攤於正陽門相近矮桌一張。敗筆數枝。就而問休咎者。日數百人。生涯殊不惡。當張勳之初進京。復辟之事。尙猶豫未敢決。顧其說已大昌。有以復辟二字相問者。拆字者曰。先生何事。是問曰。所問卽此二字也。拆字者曰。此事當在必行。然必失敗。君不見復字之左旁爲彳。彳加亍爲行。是事在必行。然僅得行字之半。故終歸於無成功。問當行於何時。曰。復之右旁爲復。以左角之丿置一畫之下。是成一夏字。而尙缺一筆。夫夏之殘秋之始也。其七月一日乎。曰。此事主動者何人。曰。觀復字之左。其人當來自徐州。此時卽寫一余字於彳之右旁。而徐姓者亦必與謀。然徐姓反覆事後。則以自掩。故余字不露。言時以徐字右旁抹去。復字之右上爲尸。又有一廣州人。康姓者。其人或卽名廣夏也。言時以亍字加、加隶爲康。加、加黃爲廣。又以廣字鈎於先寫之夏字上。然而此事危矣。辟之左角爲尸。其下爲口。不出十日。行見

尸居餘氣有作古之象（此時寫十字於尸之中成一居字旋抹去尸字）幸辟字加走爲避尙有脫走之希望不然大辟之罪恐難免矣曰然則將來當避於何處曰以復字觀之當得有外人之保護以彳旁加尋爲得彳旁加呆爲保而彳旁象人外有人故須託庇於外人也以辟字而論當得有一口旁之國且口字在下而復字之左下爲彳其荷蘭使館乎（此時寫口字於彳旁上加草頭右加丁字成一荷字又於彳旁加吏字成一使字）曰此事以後何如曰辟字右旁爲辛恐此後國事愈亂辛苦經營費盡氣力終辦不了（此時於辛字旁加一力字又加一辛字成一辦字）以復辟餘孽不能盡除故也（此時於辟字加巾字下加子字成一擘字）不數日復辟之事發生而其結果一如拆字者言噫奇矣

飯碗打破

復辟之翌日馬廠師起京師震驚瑾瑜兩太妃抱幼帝而哭張勳偕萬繩棧入見瑜太妃指張勳而罵曰咱們享受了民國的優待費四百萬安安穩穩吃不了的飯碗也算心滿意足了今好端端被汝等一朝打破咱們母子只好餓死哩萬繩棧從旁慰勸曰

天子食萬方之食。將來何止四百萬呢。瑜太妃叱之曰：「今事已如此，便斬了你姓萬的，做了方塊，也不穀咱們宮內所養的狗彘一頓食料。」

術士先知

辛亥之役，南北相持之際，清庭擬下遜位詔。一術士謂醇王曰：「今上尚有七日。皇帝之孽緣不如挨下一星期以後，便可平安無事矣。」醇王不聽。術士歎曰：「數由前定，不能挽回。七日，皇帝又要斷送幾許生靈矣。」

雷震春爲雷神轉世

清宮震於飛艇之炸彈，乃惴惴不可終日。有人謂雷震春爲雷神下凡，但書雷震春三字於門柱，炸彈即失其效用。於是宮女之膽小者，下體亦書雷震春三字。京師傳爲笑話云。

皇帝病

幼帝自受驚後，忽改其常度。喃喃語曰：「誰要做皇帝，誰要做皇帝，忽又曰：『我要殺死張勳，這箇倒運皇帝不是張勳逼我做的。』某醫診視云：『心病還須心藥醫，只消用皇帝退。」

位。張勳被殺八字燒灰服下便愈。醫亦有心人哉。

張勳之與辣椒粥

張勳之在徐州。每晨四時即起身坐天井中。一二小時即飲辣椒粥。一大碗。習以爲常。那寒酷暑不輟也。今在荷蘭使館。索辣椒不得。索粥又不得。而日餐以牛乳麵包雞子。或牛羊之肉。頗不耐且又好飲。當隨蘇元春時。曾於冬夜盡典其寒衣而博通香之。醉飲今酒又不可多得。發很罵曰。你們既請我來。我老張的皮氣你們難道還不懂麼。老張平日所吃的是什麼東西。你們使館中連辣椒多沒有。是太看輕老張了。老張不是好惹的。要曉得老張此番並不是不能抵抗。那反對的軍隊。實在是欲保全你們外國的使館。你們恩將仇報。苛待老張。這是什麼道理。老張那個不容得蒙古哩。東三省哩。入你們的圈套。受這種腌臢的氣。有時故重擊其刃。匙使之聞之。而使館中人則以瘋漢視張。概置不理。於是張天師有法無法矣。

辯子爲清室之代表

張勳在荷蘭使館。或有叩之曰。大帥今尙留辯乎。張勳作色曰。惡。是何言。髮辯者大清。

朝之國制。我受恩深。重欲思報。答於萬一。數年以來。耿耿於心者。惟此髮辮耳。髮辮一日不去。卽予心一日不忘乎。清室故定武軍中。無一無辮者。予嘗謂軍士曰。忠君親上。軍士之天職。清朝未嘗亡。當乘機以中興耳。故人人當保守其辮。若去髮辮。卽不忠於清室。今事雖不成。當知予之髮辮。將與此身同終。始頭可斷。此辮不可剪也。

還魂皇帝

七月二日以後。京師用宣統正朔。各機關各報館。皆大書宣統九年。有二老農相謂曰。今又宣統九年了。旁一老嫗曰。宣統祇有三年。你們便瞎三話四說什麼。宣統九年這五年中。宣統倒底在那裏。難道皇帝可以還魂麼。

麻雀之先兆

復辟僞諭至天津。段芝泉與梁任公。湯化龍及文牘王某。正遊於竹林之中。段仍保守其靜默之態度。梁不耐曰。芝翁觀此事如何。段曰。予將以此牙牌卜之。是時適段值莊起手。卽得北風一克。忖曰。北洋派從此得勢乎。更得龍風一張。白板一張。始以龍爲皇帝之象。則贊成復辟無疑。及見白板。忖曰。事不成矣。更觀以下九張。則一至九之索子。

也。領之而已。及此局既完。段以自摸東風。一對開和。及視下家。有執西風。一對者。有執南風。一對者。有執西風。東風各一對者。起曰。決矣。決矣。湯曰。局尙未完。段曰。予固先言之矣。予今出而了此局也。湯等更問曰。四人各執風子。却無一碰出者。卽予之北風。一克亦起。手得之。以此可知。復辟之舉已成。孤立四方。無一響應。而中央亦不堅。以中風未能成對。而龍祇見一張。予之索子由一至九。大有軍隊出發之象。決矣。決矣。時不可失也。

梳頭拆頭

八旗婦女所梳之頭。謂之兩把頭。多住於西北城一帶。復辟之諭下。該婦女喜形於色。濃粧豔抹。思乘此天子中興。大出風頭。頗有家家多打桂花油。不愁女兒愁之概。乃共和軍不做美。攻入北城。一般癡女兒。走相告曰。革命黨來了。咱們快把頭拆了罷。乃昔日之高興梳頭。曾幾何時。又敗興而拆頭矣。論者謂復辟不成。剪了多少辮子。豈知辮子之外。尙拆了多少兩把頭乎。頭髮真冤枉哉。

辦兵大言

辦兵當復辟之日。意氣揚揚。向軍警大言曰。宣統那孩子。靠我們的大帥提拔。做了還魂的皇帝。大帥又靠了我們。成此大功。這不是大帥的功。都是我們的功。就是個個封了武勇親王。也不爲過分。

宣統爲過渡皇帝

復辟之諭。旨既下。待至日昃。待至夜半。而各省之總督。巡撫。賀表。迄無一至者。張勳於是始而駭中。而疑終。乃大跳破口罵曰。忘八羔子。欲敗乃公事。耶。忽一轉念。徐州會議主張復辟者。非某人。某人乎。今事已定。某某等當不負老張也。因倦而少息。朦朧間。忽覺自己戴皇帝之冠。服皇帝之服。高踞龍座。殿上張鎮芳。雷震春等。向已行朝賀禮。醒而異之。以告萬繩。械萬曰。借宣統爲過渡。作皇帝之試驗。還怕他無權無力的。清室不讓位。大帥呢。此夢乃其先兆也。張於是。有異志。翌日。卽辭議政大臣職。

一軍縞素

敗軍投降通例。係於左臂纏白布。以表示反正之意。復辟之敗京師。如警察遊緝隊。商團等。均已照此辦理。獨定武軍。辦兵不然。綴白布一方於垂垂之辮。或高或下。招展似

蛟。蝶。之。翅。見。者。疑。張。勳。已。死。定。武。軍。爲。之。縞。素。將。起。復。仇。之。師。不。知。此。卽。定。武。軍。之。特。色。新。鮮。之。投。降。法。也。

白髮老人

復辟之初。滿清大員。領頂輝煌者。類皆白髮老人。而其鬚之年齡。則較其髮之蒼老。相去不翅二三十年。蓋口上之黔。不如頂上之皙也。及天壇之敗。而昔之皤然者。又黝然而黑。修然者。又種然而濯矣。何則。事起倉卒。平日已翦髮者。不及置義辮。而以馬鬃相代。然少黑色者。於是不難。一夜而髮白矣。聞京師之業拂塵戲鬚者。數日間。利市三倍云。

龍旗變色

復辟之僞諭。既下。京師各商店。下其五色之旗。競高挂。張牙舞爪之青龍黃旗。此種不祥之徽。職成於頃刻。尺幅之大小。既不能一致。有製龍如鯁。鯁如鱷。魚亦有三。其足一其角者。而商店之較小者。僅購粗黃布一方。以鉛粉洋藍銀朱草塗抹之。以掩飾一時。色料粗鬆。且不加膠汁。而黃色經風吹日炙。易於透落。不數日間。已變純白。不待討

逆軍之來而降旗已早懸矣。

三生先生

康有爲既避於法源寺。有謂已剃度爲僧者。一狂士造訪。問小沙彌曰。此間有三生先生乎。曰無之。曰然則更生先生在否。沙彌不解。旁一僧視之。以目沙彌。會意曰。已行矣。狂士曰。爲我告之。此後當更名三生。蓋戊戌之變。康自以得不死。逋逃海外。更名更生。今又幸而不死。是直三生矣。故狂士云。

糖溺病

馮華甫以副總統之資格。代理總統於南京。某甲遺書於友曰。比聞賊勳倡亂。黃陂出走。馮副總統正位南京。此何時也。此何事也。吾恐勸進者流。皆非所以愛華甫將有以害華甫也。大總統者。糖溺病之所產出也。徵諸已往。徵諸目前。項城以糖溺病而死。黃陂以糖溺病而失位。黃陂之得不死者。總統之任期未若項城之久也。今二子病。項城且死。尙欲以病大總統者。病我副總統。我恐華甫不察糖溺病。且萌芽矣。故曰。勸進者流。非所以愛副總統將有以害副總統也。此書誠堪發矇。然我中華民國大總統。後先

同。接。爲。糖。溺。病。所。纏。擾。是。亦。不。可。解。矣。

徐娘三嫁

徐東海出入三朝。依違兩可有主謀之迹。而逃首禍之名。楊柳搖東風。管作三眠。三起。靡燕逢故主。何難再醮。再歸。此次逗留津沽。善觀風色。忽一日有書於門曰。老去秋波。尙轉眸裝腔作勢。賣風流雞皮三少。曾三嫁好箇徐娘。不識羞頻年多少。輕佻子顛倒。其中不自知。騙得老張來入網。興雲作雨。總由伊。

中庸爲革命黨所捏造

復辟之前。一日清幼帝在南書房。忽讀禮記。至中庸一篇。問曰。中庸何爲始於天命之爲性。而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帝師陳寶琛答曰。是當日篇簡。適然耳。幼帝曰。朕獨怪之本朝。龍興非始於天命乎。而先帝廟諱之上。一字又合於篇末之二句。頗疑中庸一篇。爲革命黨所捏造。陳寶琛曰。聖經何可捏造。自漢以來。已然。幼帝殊不悅。次日張勳挾之登位。幼帝不悅如故。及敗。益信中庸之讖語。知清室之不可挽回也。

倒押御寶

復辟之謀起於倉卒。在清廷則毫無整備而張康等籌之已熟。即復辟後之第一道上。論康等亦早已繕就。惟未蓋御寶耳。張勳挾幼帝登位。世續等俱以爲未可。於是秩序大亂。忽遽間急開御寶加印於僞諭。而一時失於覺察。將宣統御璽顛倒印下。遂不得不再行換過。說者謂倒行逆施先得其兆矣。然清廷猶諱言之。

上了袁世凱的當

聞袁世凱彌留時。諸要人均列侍。世凱謂之曰。我看這飄搖不定的民國。黎宋卿如何擔當得起。不如請了宣統出來。借他的名義來壓一下。子南邊的辦子軍。倒是一只硬臂膀。忠心赤膽的張大帥。聲聲口口不忘清室。難道配不過揚州史閣部呢。諸人唯唯。張在徐聞之。頗引袁爲知己。復辟之舉。由此決定。事敗。懊喪不已。輒自恨曰。咱們上了袁世凱的當了。

拆字者言

政變之前一日。雷張萬三逆之家人甲乙丙共飲於酒肆。相謂曰。明日我儕主人皆貴矣。水漲則船高。我等亦殊可賀也。乙曰。事雖如此。惟看外省形勢如何耳。不然我等駢

誅亦易也。語次適有拆字者來。三人皆以其主之休咎使決之。甲先問。卽舉其主之姓。拆字者曰。不佳。不佳。雷聲如鎗。且去其田。加以辰字。卽成震字。汝主其於辰日。或辰時。有鎗斃之厄乎。甲大驚。卽曰。已當如何。拆字者曰。雷下爲田字。適符汝爲雷家之下人。田加人爲佃。汝當終於管田之人。甲既不吉。乙繼之不舉其主之姓。而舉其名之第一字。曰。鎮。拆字者曰。亦不佳。金者兵象也。匕。匕首也。匕首加頭上。而有兵刑之象。其將首級不保矣。乙曰。余亦被累否。拆字者曰。然。尙不至此。汝爲其傍侍之人。鎮字去金。而旁加人。爲偵。去金者。汝主既被刑。汝亦不能發財之象。偵字卽爲瘋顛之顛。既無所獲。又失其主。汝其殆將發顛乎。乙怒欲歐之。丙止之曰。我尙有問。倉卒問亦舉其主之名曰。繩。拆字者曰。此更不待問。汝主將進退維谷。懸樑高掛耳。丙厲聲曰。然則對我亦有說歟。曰。有。汝主既縊。則繩旁之糸。當然抹去。剩一睪字。汝有辮。睪亦有尾。亦復相類。至於將來之改頭換面爲龜爲鼈。正惟汝自擇耳。

亢龍有悔

聞張勳此次對於復辟事。初未熱心。主張其夫人反對。亢力張之。左右親信亦分其和。

復辟兩派。惟萬繩。杖主張。最力。繼聞康南海肯來。臂助張遂。決意爲之。南海一路到京。行踪詭祕。改姓曰亢。改名曰龍。亢則取其音之近康。龍則示其復辟之目的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顧名思義。識者有以卜其事之不成矣。某滑稽家之言曰。此節上句。其惟聖人乎。竟似指康聖人而言。作易者其有深心乎。

陽盛陰衰

戊戌政變。康有爲。梁啟超。爲保皇黨首領。康梁二姓皆屬七陽韻。此次復辟主其事者。爲張勳。康有爲。梁鼎芬。王士珍。江朝宗等輩。張康梁王皆屬七陽韻。而三江與七陽古韻通。則江亦屬陽韻。有沈某者。素稱滑稽家。好作諧語。當復辟消息初次傳來。嘗謂人曰。天子當陽。故一時佐命之臣。姓皆屬陽韻也。及事敗。或問沈曰。據汝說。以陽助陽。何以不成。答曰。惜張夫人不贊成耳。問者不解。沈復曰。汝亦知陽太盛則陰衰乎。設張夫人贊成其事。又有一二娘子軍爲之助。威則陰。陽調和。事當立成。語已。遂援筆賦二絕。曰。戊戌年中倡保皇。保皇魁首是康梁。而今插入張江輩。天子當陽姓屬陽。又曰。陽盛。

陰。衰。不。久。長。文。臣。武。將。半。逃。亡。當。時。倘。列。夫。人。隊。兵。氣。何。須。怕。不。揚。

終身侍郎

張勳之圖復辟也。鈕傳善實與其謀。張入京後。南河沿一帶。鈕之車轍馬跡。日無間斷。凡祕密會議。鈕無次不與。故深獲張之歡心。倚爲左右手。鈕初運動僞度支部侍郎。甚力。張以其資格尙淺。未足膺此重職。乃以煙酒局督辦。差畀之。鈕雖失望。然爲徐圖高升計。亦暫安之。當僞命下之日。鈕謁張於南河沿宅中。謂張曰。日本日奉諭命某任煙酒督辦。職皇恩浩大。某何人。斯敢不圖報明。日當伏闕謝恩。唯應穿幾品補服。未便擅用。特來請中堂示。張沈思良久。語鈕曰。穿二品服罷。我明日給汝一侍。郎銜。就是了。鈕叩謝而出。翌日。鈕取紅頂補褂服之。攬鏡自照。意氣揚揚。顧謂其妻曰。我今爲大清國之侍。郎矣。轉瞬之間。進位爲尙書。汝亦將封爲一品夫人。可以誇耀姊妹行也。其妻曰。恐怕不穩。鈕恚曰。汝莫作此不祥語。迨第三日。馬廠起義消息傳至北京。鈕本機警多智。急攜其妻至天津。調查實情。知討逆軍聲勢極盛。遂幡然變計。以二十萬金報劾司令。部並在津上各報登載廣告。聲明養疴北戴河。並未與聞逆事。其妻乃謂之曰。汝擬進

除尙書。今爲侍耶。僅一日耳。鈕曰。一日侍耶。亦足榮矣。其妻哂曰。一日侍耶。自謂榮極。則我終身侍耶。其榮當何如。鈕初不解。徐思之。大笑曰。好個終身侍耶。我倒愛汝滑稽。

改袁子才文

自張勳軍隊抵京。後爲北京添風景者。卽街上添數千條辮子。以及千餘桿之煙槍。百餘箱之煙土。是也有某報館訪員於闕復辟之第二日。以事至永定門。經過張軍之營帳。但見帳外高懸龍旗。帳內則有無數小燈。席地而臥。此呼彼吸。煙霧彌漫。警察在旁。佯爲不見。在光天化日之下。萬目睽睽之地。公然明開燈吃。此則北京數十年所未見。亦自古及今軍營重地所未聞。有此點綴者。某訪員偶憶袁子才。駢文有云。平沙萬幕。明月起。而當天甲帳千燈。旅雁驚而墮地。卽隨口改之曰。平沙萬幕。龍旗挂而遮天。甲帳千燈。鴉片吹而臥地。聞者爲之捧腹。

打消封段爲攝政王之密議

復辟發表之始。清宮密議擬封段祺瑞爲攝政王。蓋因段氏在津兵力極厚。又以外省督軍聽其號令者十居六七。彼若反對大事去矣。惟攝政王之位置尊貴。與皇帝埒。且

能代。行。皇。帝。之。職。權。若。以。封。段。必。足。以。鑿。段。之。心。而。免。其。反。對。有。某。貝。勒。云。此。於。名。分。上。有。礙。國。家。定。制。攝。政。王。非。本。支。親。王。不。可。爲。卽。屬。本。支。尙。須。較。尊。一。輩。故。周。公。爲。成。王。叔。始。可。攝。行。王。事。本。朝。世。祖。及。今。皇。上。踐。位。之。初。皆。依。此。例。從。未。有。以。異。姓。人。爲。攝。政。王。者。衆。乃。遲。疑。不。決。及。溥。儀。聞。之。初。不。解。衆。意。之。所。在。但。知。攝。政。王。可。以。代。行。皇。帝。職。權。便。搖。首。曰。不。行。不。行。我。做。了。皇。帝。怕。不。會。幹。事。要。段。某。來。代。幹。嗎。我。現。在。年。紀。大。了。什。麼。事。都。不。懂。得。有。了。攝。政。王。便。是。個。木。偶。皇。帝。哩。與。其。做。木。偶。皇。帝。還。不。如。安。分。不。做。的。好。語。時。詞。色。皆。厲。於。是。封。段。氏。爲。攝。政。王。之。議。遂。打。消。矣。

海關道……海官逃

林世豐者張勳之壻也。曾挾巨資來滬。設偵緝機關於西門林蔭路。平日揮金如土。素樓楚館。無日無林之足跡焉。去年冬。暱清和坊。校書梁如玉。以八千金娶爲妾。別築藏嬌之所。與其寵婢名海官者同居。然心猶未鑿。尋花問柳之事。無或間斷。自張勳復辟之耗傳至滬。上林意尤得甚。卽日開大宴於某妓處。座中之客大半爲滿清之舊官僚。林遂大言曰。今者清帝已復位矣。佐命之功。家岳父當首屈一指。入閣拜相。指顧間耳。

諸君如有官興。無論司道督撫。祇要有相當之代價。鄙人無不可竭力求薦。一紙電報。寵命卽下矣。客皆起立致賀。翌日果有前清候補道某許林。以十萬金之代價。謀一海關道。缺林答以三日後當得佳音。不料是晚卽得馬廠起義之耗。連日消息極惡。林大惶懼。林蔭路之機關。潛行撤消。而匿居租界旅館。朝晚易處。卽其妾梁氏。寓亦間夕一往。梁窺知其窘狀。卽於某夕偕其寵婢海官。席捲一空。鴻飛冥冥矣。林失梁。猶不在意。失其寵婢海官。則大懊喪。正倉皇間。適遇前謀道缺之友友戲之曰。海關道何如。林急答曰。海官逃矣。海官逃矣。蓋其心注在此。聞友言不以為戲。已而以為慰藉已也。

菩薩蠻詞

有潘謠模者。京師之寫真家也。尤善繪墨龍栩栩。欲活人以其非。凡手所能。故不稱之曰謠模。而以同音之妖魔呼之。潘亦不之較。自復辟發表後。不獨各機關懸挂龍旗。凡屬軍民人等。亦必家懸一幅。以壯觀瞻。其在貴冑之家。旗式與畫手均必講究。故羣造潘妖魔之門。求畫幾於戶爲之穿。潘則窮日夜之力爲之。但求速而不求工。故竟有數幅忘點龍睛者。適爲某貝子所得。謂其無禮大怒。召潘至面叱之曰。畫龍不點睛。是何

意殆謂今上之不明乎。潘不敢答。遂令僕入毆之。潘抱頭而竄。有人戲擬菩薩蠻一闋以調侃之。錄如左。

問渠不點龍睛意。點睛只怕龍飛去。風裏任飄揚。可憐雙眼盲。龍王還大度。龍子龍孫怒。羣起捉妖魔。蟹兵蝦將多。

康先生大掃興

聞南海進京後。先謁見清室師傅某君。詢以宣統帝讀書近狀。某夸之曰。今上讀書進步甚速。經史之外。涉獵子部。並能熟背秦漢以來古文數百首。即御製文件亦已千言。立就。康答曰。畢竟天縱之聖。不可及也。比入宮。覲見自稱老臣康某。奏對時頗用文言。並雜引漢魏文語。以爲上既讀此。必能知之。如仿劉越石勸進表文曰。近者革黨擾亂。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神器流離。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復位。舊物克甄。又曰。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願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又如仿孔明出師表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清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清之所以

傾頽也。大帥張某中堂徐某尙書梁某師長江某此皆中興佐命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清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康方滔滔不絕宣統帝聞之則兩目瞪視曰康先生請你隨便說說罷不要引經據典用這許多之乎者也等字使朕聽之反不明白了。康經此當頭一擊大爲掃興遂敷衍數語而出。

王克琴之深心

張勳愛妾王克琴本津京著名坤伶洪憲皇帝及前北洋總督楊某均先後拜倒於石榴裙下。癸丑春克琴奏技漢口爲辯帥所見亦大稱賞後有武職某投張求事因承張意以數萬金脫克琴籍獻之張大悅爲某求得某省警廳差而王克琴以專房未幾先承恩寵之小毛子鬱鬱死。張惟克琴言是從克琴性機警自徐州會議經過後知新莽神奸董卓國賊深懼赤族之累時懷紅拂之心遂說張另築香巢於天津居之出其私蓄四十萬金委舊識某甲爲經理組織寶成銀樓於日租界鳩工集材自春徂夏將落成而霹靂一聲復辟事舉衆叛親離萬人唾罵克琴遂翻然變計停歇工作拍賣生財寶作其枇杷花裏閉門居之計辯帥在京連電招之王覆云大帥自尋死路還讓我

尋條活路罷。

王克琴不肯奴奴

復辟後。王克琴向張勳求去勳問其故。答云。大帥向清室稱奴才。我們便是奴才的奴才了。再要加上一層。我們實當不起請從此辭。

不完全之龍旗

王克琴人。但知其能串戲。而不知其能女工。張勳未進京前。嘗使其衆妾製龍旗。而以克琴監之。克琴間亦自作。然作龍時。有角則缺爪。點睛則落鬚。從不肯作一完全之形。因之軍中頗能辨別。出於誰手。復辟後。京師天壇之定武軍。有龍旗高插於營次。鱗角崢嶸。光彩奪目。而獨缺一目。某日。共和軍圍攻天壇。血肉橫飛。辦軍皆紛紛潰敗。有營長某。獨立於旗下。不去。及共和軍進據天壇。某始探升竿。上下其旗。懷之而逝。見者皆異之。後辦兵投誠。發餉遣散。潰者皆集某營。不至同營中。有知其事者。謂某本鄂人。有戲癖。當王克琴未歸沙叱利時。極思慕之。克琴身價自高。不以正眼覷也。後某偵知克琴與女伶榮桂善。乃破家以交榮桂。轉懇向克琴。先容克琴。拒之。某又知克琴善針黹。

復轉。祈求。一手。澤。聊。慰。傾。慕。之。忱。亦。不。與。迨。某。投。定。武。軍。爲。營。長。王。克。琴。亦。充。張。下。陳。因。時。刺。探。辦。帥。帷。中。事。得。知。此。獨。眼。龍。旗。卽。出。於。克。琴。之。手。故。誓。死。得。之。以。遂。其。初。願。亦。鎗。林。彈。雨。中。之。趣。聞。也。

進宮請安之掃興

前。內。務。部。司。長。某。某。等。於。復。辟。後。翎。頂。輝。煌。朝。服。燦。爛。進。宮。請。安。甫。及。宮。門。守。者。叩。以。何。事。王。等。恭。恭。敬。敬。答。曰。進。宮。請。安。守。者。又。問。官。居。何。職。某。等。微。聲。應。曰。卑。職。均。係。前。內。務。部。司。長。守。者。微。笑。曰。司。長。不。過。向。時。部。中。之。掌。印。郎。中。五。品。知。麻。官。耳。配。不。到。進。宮。請。安。資。格。叱。令。退。回。某。等。卽。在。宮。外。行。三。跪。九。叩。首。禮。守。者。笑。之。

武官之女裝謝恩

陸。軍。部。差。官。某。係。陸。軍。學。校。出。身。年。只。弱。冠。復。辟。後。雷。震。春。升。某。爲。科。長。并。囑。其。滿。服。隨。雷。入。宮。謝。恩。某。以。滿。服。生。平。不。曾。著。過。倉。卒。中。尤。難。措。辦。謀。諸。其。妻。妻。代。向。鄰。居。某。姓。婦。媪。借。之。翌。晨。入。宮。見。之。者。無。不。掩。口。胡。盧。某。大。窘。頭。汗。涔。涔。下。手。足。益。無。所。措。及。出。至。朝。房。詢。之。同。僚。同。僚。亦。絕。倒。始。知。其。補。子。品。級。既。不。合。式。且。又。係。女。子。所。服。而。朝。

珠亦左右倒掛，適如婦女所掛之式也。（按清制，補服文用禽鳥，武用獸，男則補中之動物，頭向右，女則向左，朝珠之兩旁，有附屬之小珠，一旁一串，一旁兩串，男子掛時，兩串在左，一串在右，女子則反是。）

倒灶貓

張勳自辛亥後，駐節徐州，威勢炎炎，有坐山虎之目，今歲以調人入京，虎虎之象，令人談之色變，主張復辟，一時王士珍、陳光遠輩，唯諾相率聽命，有風虎雲龍之勢，馬廠事起，旁皇失措，日夜與妻妾相向而泣，某外人入見之，哀求保護，願出金錢若干，疏通討逆軍，爲贖罪計，外人不之應，出而謂人曰：昔之坐山虎，今成倒灶貓矣。

炸彈歟煙泡也

辦軍第一次戰敗後，財政部尚書張鎮芳，卽收括現洋鈔票十餘萬，潛逃出京，抵豐臺，爲共和軍所獲，眼看十餘萬之現款，任人取攜而去，一若無所動於心者，惟手捧一紙包，誓死不放，捕者令棄去，張曰：要我命則可，要我這包東西，則不能，捕者疑爲炸彈，皆不敢近，後由一軍士遠前奪之，拆開一看，乃係大煙泡數十箇，捕者無不失聲大笑，張

則於此時始涕泗滂沱云。

孫逸仙之手巾

滬上孫逸仙寓次於四日晨有僕婦方在園中洗滌手巾忽一時裝之女郎風致翩翩經過其園逕入謂僕婦曰此手巾誰人所御答曰宅主孫先生女郎遽前奪之僕婦不與女郎以已所用之白紡繡花手巾納諸懷以易之僕婦大奇謂曰小姐寶此膾臙物何用女郎曰前日報載復辟電到孫先生大哭不已此巾必飽先生共和之淚多矣我故寶之預備將來與北京洪憲大典籌備處之木牌與上海洪秀全之椅並重於世也。

伶界大王之語識

張大辯微時嘗從譚鑫培學秦瓊賣馬譚曰此劇卻不稱君身分且君又音啞生淨皆非所宜無已只好學武淨鐵籠山一劇耳今張氏敗有知當日譚伶之語者皆以爲語讖。

做皇帝不要讀書

七日皇帝之趣談

復辟之前數日張勳秘密調宣統於內殿張伏地以復辟之說進宣統曰咱不願張曰聖上不願其意亦能講給老臣聽否宣統曰陳師傳終日詩云子曰鬧個不了咱還有怎麼心思幹別樣事張曰聖上如九重登大寶則日理萬幾可以不用讀書了宣統大喜曰難道做皇帝不要讀書麼如此咱幹便了

復辟聲中大出風頭之蒲扇

康聖人進京抵天津下車時以大蒲扇遮面早已傳爲笑談不圖逆軍自廊房戰敗後張鎮芳雷震春馮麟閣狼狽出京恐爲國軍所見亦均以蒲扇掩面一進一出先後相映成趣真可謂無獨有偶矣而更堪發噱者張勳朝見宣統入宮門時翎頂朝靴紗袍黃褂前後左右有四十個大辮子兵各以大蒲扇扇之幾如數十蛺蝶隨之飛舞而張身後之豚尾及忠孝帶亦飄飄欲舉也

雷震春上任演說

復辟後僞諭授雷震春爲陸軍部尙書雷喜甚星夜預備一切走馬上任先日發出接印視事之紅告示一張部中會議廳上高貼開印大吉四字拜印後意氣揚揚大聲演

說略謂此次復辟不用一兵。不折一矢。靠了張大帥之力。我輩安安穩穩做了中興的功臣。爾等也達了飯碗的主義。大家飲水思源。該將所得的俸祿。內派出公份來物色一個技藝容貌。賽過王克琴的。裁算報効張大帥栽培的大恩呢。

滑稽之諷時詩

復辟後。天津大公報載有諷時詩五律八首。殊堪發噱。其一復辟非常事。吾謀自不凡。黃陂□□□東海。順風帆擁戴。真奇貨。功勞只汗衫。莫嫌官太小。加汝侍郎銜。其二七日剛來復。匆匆又一朝。君休入地獄。我自搭天橋。豚尾兵猶壯。鵝毛扇不搖。度支無個事。高唱賣黃驃。其二會館笙歌歇。元勳上九重。烏兒都錯誤。辦子已蓬鬆。大帥桺中虎。尙書飯後鐘。國旗懸又下。忙煞此黃龍。其四昨日調和派。今朝社稷臣。偷能邀菊老。何惜用蒲輪。誤矣老頭子。難哉叔丈人。累他歸化客。夜乞東鄰。其五掀髯梁一笑。慷慨祭陵回。上帝恩施雨。天師巧喚雷。幫忙皆把弟。有福是奴才。此事難消滅。如今悔上臺。其六我輩新團體。當朝舊紳舉。兵同討逆。辭職總稱臣。黑狗咬白狗。賢人罵聖人。火車如不斷。我亦去天津。其七六載都偷活。而今我有君武功。新贛系名望。舊淮軍大盜。

能移國名流善解紛喜奎偏轅演能不憾張勳其八禁內方騎馬橋邊忽墮驢三更傳議政一電摺尙書御極初行道簽名或悔予負他梁上客六載景陵廬

劉姑娘之倒霉

復辟前一日晨張勳同康萬等密議張之夫人突如其來大罵奸臣狗賊痛哭流涕嘵嘵不休正在喧譁時劉文揆至（劉爲張幕中之穩健派）張夫人遽將密謀宣布痛陳利害張見事洩遷怒於劉大聲喝云此事余意已決汝若洩之立時斬決人謂汝爲劉姑娘專在娘娘太太們前獻殷勤今日證之果不虛也劉惶恐跪地不起連聲稱不敢張叱之起乃抱頭鼠竄連呼倒霉而去

夏日服裘之知事

天津知事某久不得差拮据欲死復辟之電到津謂其妻曰我之官運通矣卽索衣冠上轅而紗袍套已於前六年典去檢索良久於米甕上得一破緯帽箱底得一敝珠皮外套某遽著之持手本向日中步行而去及歸汗淋徧體驟發痧症人事不知妻大窘乃將其先祖某聞人之像貨十餘金療之始得性命及愈省長已逃天津仍復共和而

祖宗之像不可復得。某大哭謂死後無顏見祖宗。屢欲自盡。其妻勸之始止。

首鼠兩端

閩省某紳家。宅前後均有大門。復辟發生後。紳使閩者候於路隅。遇新人物來謁者。請入後門。門上插以五色旗。其門聯云。萬衆一德。五族共和。遇舊官僚則使之入前門。門上懸以龍旗。其門聯則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也。其衙中只有一家故來者多爲所蒙云。

皇帝是誰給你做的

復辟後。張勳紮辦兵數千於皇宮。該兵素無紀律。午後天氣酷熱。卽袒衣露體。枕藉於宮門左右。有老太監見之。怒責其不敬。辦兵卽起立大譁。有一兵竟批太監之頰。謂之曰。你曉得你家皇帝是那家叫他做的。值得如此裝腔作勢。連沒雞巴的人也管起我們來。

武豔親王之贊成復辟

張勳甫進京。武豔親王劉喜奎卽輟演。匿於某胡同。復辟之前一日。有素相善之民黨。

某密往訪之。告以張將復辟。劉喜形於色。連呼贊成。某不悅。曰：卿亦與大辦同志耶？劉曰：我之贊成復辟。卻自有一種原因。某堅叩之。劉曰：張此次進京。若專作調人解紛。而去。則後日聲望益大。去之益難。我輩生涯。入彼勢力範圍中。欲如何。便如何。若今日之王克琴。乃前車之鑒也。若舉行復辟。則不出一星期。必一敗塗地。津浦鐵路將掃淨。辦軍之蹤跡。南北往來。聽我自由。永無再入張賊羅網之慮。我何不贊成之有。

向大蜻蜒行軍禮

某日共和軍之飛機。迴旋於皇宮左右。一辦兵見之。奔告其曹。謂有一大蜻蜒飛翔營上。衆仰視。均咄咄稱怪。一悍者曰：此飛機也。實彈將擊之。其排長止之曰：皇城之上。自有百神呵護。雖飛機亦無害。適成誤傷神物。反爲不美。語甫畢。聞宮內砰然一聲。火光四射。衆皆失色。爲舉鎗向之行禮。俄而飛機去。宮中紛亂始確。知爲飛機擲炸彈。始皆悔不早擊之云。

捏造符瑞三則

萬繩棧居南河沿。張宅一夕。與某統領一燈對臥。縱談甚洽。忽報宮中走水。警備隊皆

紛紛預備入宮撲救萬與某統領緣梯升屋望之萬急下止之曰弗聲此皇帝氣也清室將興矣聞者皆疑信參半萬乃以電話詢之宮中回話果安靜無事衆皆稱奇明日霄來之神話遂傳遍營中矣實則萬預囑宮人舉火以愚軍人耳。

張勳自以復辟之說勸宣統宮中卽震驚失次太妃宣統時相對泣某日張又偕雷震春入宮宣統適午睡宮人止張雷於園次候之宣統忽於夢中大叫痛哭不止瑾太妃詢之宣統曰我夢在園中池畔遨遊甚樂爲一惡魔推之墮淵太妃曰惡魔之形誰如曰如張某之從者太妃卽召張雷入內告以所夢張惶恐失措雷從容免冠首曰此龍輿之祥瑞也臣方在池畔見一小龍赤角而金鱗蜿蜒於池草之間因助之以得水或者其卽聖駕之神靈歟太妃大悅意遂爲動。

滬上有鸞壇其鸞手皆前清之遺老充之張勳時遣使者往叩休咎言必有中康聖人抵滬張函康請以復辟事往叩之康雖往不甚信壇中皆謂康無誠意康曰我明日當密作一奠牘親焚之壇前神判語能符合者我方信也主壇者曰諾翌日夜半康復往出懷中奠焚之少頃燭光暗淡鸞忽大書康卽視之則仍無誠意原奠擲還八字也同

時梁間有一物飄墮。康懷接而閱之。字畫宛然。即己所作之稟也。不覺大驚。汗流浹背。匍伏謝過。因叩以復辟事。鸞判落梅時節。又逢君七字。康以古詩有江城五月落梅花句。卽力勸張勳以調人進京。而復辟之機遂爆發。於五月十三日也。後復辟事敗。鸞壇亦無形消滅。壇中人有漏其事者。謂當時主壇者實賄康之左右。將其稟牘偷出。仿康筆跡。另抄副本。卽以副本仍納諸康篋中。次晚所焚者非康真筆。故康爲所欺也。

燒餅店之異想天開

二日晨京師西直門外一燒餅店警察飭其掛龍旗。店主曰我小本經紀終日賣不到兩吊錢。那裏購得起龍旗。警察迫之。某無奈。竟異想天開。解其亡母靈前之黃布桌幃。畫以如蛇非蛇之物。懸之門前。鄰右見之者皆爲龍旗不祥云。

照相館門三跪九叩

滬上大馬路某照相館門前掛有宣統之照相。當復辟之第三日。有拖細辮之老者見之。立時口稱我皇萬歲萬歲對之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一僕扶之起。臨行謂照相館人曰。你們將皇帝的照相置在此間。得罪不小。不如送了我。捧回去。一則替你們贖

罪一則省得我老人家。天天到此行禮。館中人疑爲風顛。其知者以爲前清赫赫有名之直隸總督也。

出家人之炎涼

康聖人住居法源寺。主僧謂之曰。戊戌政變。先生曾請德宗皇帝廢天下寺觀爲學校。今日如果得志。亦將繼續此志歟。康曰。中國以儒教立國。他教自在。必鋤之列。居其廬人。其人此志仍未衰也。主僧大懼。海味山珍百計供給。以結其心。迨康任僞職移居去。主僧復贖古玩數件不數日。復辟事敗。康於夜中往叩法源寺。求剃度。冀免罪戮。主僧拒不見。使其徒謂之曰。我佛慈悲。凡立願皈依者。本不論民蠹國賊。無不哀憐。許其懺悔。惟先生爲孔門之弟子。且嘗自稱繼素王之業者也。敝寺不敢造次。致累至聖。有叛教弟子之玷。先生休矣。康大慚。始抱頭鼠竄向英使館而去。

江西會館之夜戲

張勳微時與陸榮廷同隸於廣西提督蘇元春麾下。蘇善唱戲。張嘗爲所薰染。及蘇罷職。現身於某茶園。張亦抵滬。與周鳳林、孫菊仙等相周旋。故南北伶人除新劇人物外。

對於張無不表示其歡迎者。事變之夜。江西會館宴張勳。京中名角均自請會串。出臺卽爲王鳳卿之取城都。張大悅。旣嘉王伶之技。復喜劇中情事正。吻合己心。顧謂幕僚曰。今日之戲。點自何人。答曰。均出自某伶所擬。張益喜。賞賜無算。第二齣爲黃趙爭功。張逸興。過飛目視王聘卿而笑。及梅蘭芳之鳳儀亭登場。張忽顧左右而言他。梅下場後。卽爲孟小茹。吳彩霞。劉永春之徐楊進宮。時已二時。張心大動。卽興辭挾諸要人。去。大開露天板橋會議。而大逼宮。遂開幕矣。

康有爲之得罪聖教

有康之親信。謂康於在滬時。一夕忽夢入大成殿。見子路怒形於面。戟指數之曰。何物反覆小人。敢自名長素。唐突聖人。眩惑世衆。語次。拔劍將斬之。康伏地哀求。忽孔子自殿後出。止之曰。由母然。彼驢蒙虎皮。終須敗露。不出三日。伊將自尋死路。毋俟。汚我劍也。子路收劍。以靴踢之。跌出殿外。而悟。越三日而萬電至。

梁鼎芬嘆皇陵

京師自各省賀電不到。并聞馬廠起師。後張康束手無策。形勢大壞。梁鼎芬卽連奔夜。

至德宗景皇帝陵上叩頭禱告。縱聲痛哭大呼。先帝爺不止有守陵小卒。夢中驚醒。忽聞有人叫先帝爺。不知是梁遂大發其戲。與學景陵口吻。續唱曰。孤皇爺坐陵宮。清清冷冷。宮門外。哭啼啼。那個諠譁。在陽間。忠與孝。既難兩盡。倒不如。隨孤皇。地府幽遐。罷罷罷。出宮來。手攙他。一同去罷。梁聞之大驚。含淚倉皇奔出。

倫貝子哭祖廟

倫貝子以勸阻復辟與張勳不合。一日復以語言衝撞張。以倫爲無志氣。欲殺之。經左右哀求。始免。倫大憤痛哭於祖廟。宗室某勸之曰。張欲爲我家張舊業。亦是好心。倫曰。我爲貝子數十年。督撫大員也。見過不少。那一個不對我叩頭請安。卽如退位也。出於咱們自願。怎麼要做人家奴才的來。辱咱們爲咱們復辟。可憐孤兒寡婦。不知輕重。竟被他一時哄上日後如何得了。咱恨沒有如娜吒之三頭六臂。楊戩之七十二變。不然我就到這忘八家中去殺他一個乾淨。方出我心中之氣。說罷復流淚不已。

黃承恩之竹枝詞

七日皇帝之趣談

猶記數月前各戲報上登載有戀愛女伶杜雲紅之鹽業銀行黃某又綽號稱黃鼠狼者卽七日復辟之度支部右侍郎之黃承恩也事敗後逃至六國飯店南側鹽業銀行外庫內藏躲有人成竹枝詞一首以諷之詞曰承得恩來恩不長頂翎對鏡試新粧可憐夜半承恩後誤我青春是老張

飄風暴雨不終朝

七月一號爲復辟之第一日是日天雨百官朝賀者雖中途改乘騾車然無不淋漓盡致有首鼠兩端者互相告曰今天子當陽正宜羣陰四伏而大雨淋頭其兆不吉明日可各告病假有熱心富貴者強爲之語曰乘乾出震天與人歸故風伯爲之前驅雨師爲之灑道正宜歌功頌德鼓吹休明二者各執一說各行其志迨事敗俱悟飄風暴雨不終朝天垂象以示吉凶也

復辟僞諭之價值

復辟僞諭除電告各省督撫及京師各要區黏貼外印鑄局更印二千張任人民購閱始則售銅元二枚繼增至六枚後爲一人攬購轉售於人每紙小洋一角獲利甚厚夫

謀生之事亦多矣。乃有蠶賣上諭而發財者。是亦復辟中之一趣事也。

怎麼帽子就小了那麼帽子又大了

張勳之定武軍無一無辮者。平時則盤之於頂。在徐州時之醜態如是也。復辟以後。垂於腦後。以表示其有功於復辟者。然辮經垂下。其軍帽之圍初不加。大於是。帽不足以覆其頂。羣咤曰。怎麼帽子就小了。及事敗有降於共和軍者。將辮剪去。而帽之圍復大於頂之積。又咤曰。那麼帽子又大了。

套神童詩

復辟後。京師報紙皆改用宣統九年。繼而失敗。又用民國六年。中間改宣統九年者。僅七日耳。有套神童詩嘲之曰。昨日張勳敗。今朝又改元。手民須記取。依舊照前番。

知道了

有云。復辟至今。尚未取消者。人問何故。曰。僞廷尙日覽奏疏。「知道了。」「知道了。」不止問者曰。何由知之。曰。予親聞之。曰。誑哉。子又烏得而聞之也。曰。子不聞蟬鳴乎。知道了。知道了。自朝至暮。聲未嘗少殺。彷彿自一號至七號事也。

伏魔誕日

復辟之舉發於陰歷五月十三。蓋是日爲關羽誕日。張勳素以武聖人自居。故亦以是日舉事。不知伏魔大帝早已磨刀霍霍（俗以五月十三日雨謂之磨刀水）目睹社鼠城狐滿布於京師之中。不久皆將就戮。已掀髯大笑。聞張勳在江西會館中。曾問鐵於關羽像前。有云。欲憑隻手挽狂瀾。荆棘前途事。事難不若乘時歸去好。江東雖小可偷安。判曰。人心已去。天意可知。違天有咎。安分爲佳。張勳自信甚堅。復經康萬等之懇。遂毅然行之。及事敗。曰。悔不早聽關公。

辦子兵大哭生祠

張勳在徐州建有生祠。袁總統贈以匾曰「褒鄂英姿」。祠中楹聯甚多。類皆頌功德者。豐碑載道記辛亥戰績。有云「自公退據浦口。革命軍不得逞。而和議以成」。則又所謂反面文章者。今者復辟失敗。辦兵之留徐州者。大臨於生祠。有云。大帥死。我們弟兄多不得了。有云。大帥必不死。不久當反。徐州紛擾多日。有滑稽者。仿祠中楹聯。題於壁曰。

大帥尙安。然豚尾長垂。留使館。
小兵徒苦耳。烏雅亂叫。到生祠。

又題一匾云「荷蘭保護」

武裝之汽車

京師有某紅妓。於張勳蒞京時。以馬車逼張之武裝汽車。而視之。定武軍以其犯路。拉某妓下車。飽御者以皮鞭。妓歸而大恨。終日咒詛。如發狂疾。誓言此仇必報。人皆笑之。迨定武軍敗。南河沿張宅被焚。武裝之汽車亦毀而倒於河。次翌日。警廳集其未遭回祿之物。囑拍賣。行拍之。某妓擲擻千餘金。自晨至午。駢立於市。儈之中。粉汗潄潄。竟購得河畔之汽車。以歸。遣機匠修理之。繫以鮮花。每於夕陽西下之時。往來馳駛於東交民巷。荷蘭使館一帶。以示其復仇之意。其實某妓被辱之事。張未嘗知也。亦可見怨毒之於人甚矣。有好事者見之。題一絕云。機巧輪安駛。絕塵武裝當。日類天神如何。彈指斜陽裏。不載將軍載美人。

醉後失辯

七日皇帝之趣談

二日晚有遺老某自汗來都止其戚家將投清廷求僞職其戚百計阻之不聽乃僞設宴爲某洗塵席間低斟滿酌勸飲殷勤某竟大醉乃將其辮剪去翌日酒醒某摸頭大哭并作一絕云六十年來共死生枕邊也許證同盟可憐醒後牛山濯大好頭銜縮不成。

周公不如太公

定武軍某統領於復辟日將謁張勳謂其幕賓曰今日大帥作此驚天動地事我將以何語恭維之幕賓曰可以周公比之統領曰周公比周瑜如何幕賓笑曰周公是周朝周瑜是三國周公是文周瑜是武不能並稱也統領沉思良久曰不與咱大帥也是武人叫他周公還不如叫他太公罷。

撲克笑話

張勳豪於賭在徐州時一擲鉅萬無所顧惜進京後頗能自檢某日蒞參謀處見衆人方賭撲克張曰這個頑意兒我都不懂某曰大帥心靈略看自當會意時臺上他家以牌不好皆棄去惟有甲乙二人尙互加資不已及其結果各出比較甲三張五乙三張

A。乙羸張大不平曰如何三個將軍反比不上這一個小心肝兒。

王克琴之驕人

方張由津進京時百計挈王克琴同行。克琴終不從。張曰汝能同行事成後當有冊封。不則余將予他人矣。王笑曰以此驕人尙或可動。以此驕妾真正不值一笑。大帥亦知妾歷史乎。妾亦曾爲算糧登殿之王寶釵貴妃。醉酒之楊玉環。鐵弓緣之梁紅玉。祭長江之孫夫人。帝后王妃。滋味飽嘗。殆遍大帥之功名。自視能比薛平貴。貴會兩國封王。唐明王韓世忠劉先主。否張大笑。

皇后做不成了

袁世凱之女年僅十二齡許。字宣統。復辟之耗傳至項城。後家中大小均行三跪九叩禮。向之朝拜。并合族議建大花園。專備將來皇后臨幸。如大觀園故事。某日晚皇后出校門外。竟有數十人蒼顏白髮。各持手摺。跪伏車旁。詢之。皆前清遺老。求出山者。事敗遺老惘然失望。謂皇后尙做不成我輩何望哉。

不賣春宮賣張勳

上海四馬路一帶向有大少爺之蹙脚者以春册逢人開闔兜攬生意其數不止數十行者苦之自復辟後忽一旦改良變賣張勳之照相專尋有癖者向之求售有人詢之自言近數日來張勳之照片實較春宮爲易售獲利無不三倍故同業均深頌張恩不置且願復辟之復現張勳之再出云

裸體美人之注意

辦軍在京對於民間雜物尙無強搶之事惟有一部份之軍士時至某美術社之門前作無事之逗遛識者皆謂其意有所屬某社甚危之及辦軍天壇敗退過該社復紛紛向內亂竄店夥倉皇奔避辦軍止之曰不害怕因囑店夥將該社之裸體美人數十副給與之各分藏而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亦可見辦帥平日之軍事教育矣

此劉不是那劉

劉喜奎既避張匿不出面定武軍偵探長某仰合張意暗囑其夥偵之一日劉菊仙（亦京中著名女伶）鬆辮男粧自農事試驗場驅車出偵者誤爲喜奎躡之至菊仙寓偵者卽以電話報其上官并謂菊仙大帥愛汝實甚今晚當卽請汝入府菊仙窘急幾

失聲哭。及某至，始知其誤。因卽使菊仙設宴款之，而去。菊仙本與喜奎爲勁敵，京中小報致各爲左右袒。平日感情甚惡，至是以代喜奎擔受虛驚，并賂酒席，益大罵不置。謂日後必問喜奎索償，損失云。

張勳之好色

張勳某日自外歸，見南河沿一民婦，姿首窈窕，大悅之。暗識於心。次日召李慶璋謂曰：我軍駐紮此間，有無擾及左右民居之事。李答無。張曰：汝等終上下相庇，可給我向左邊某家喝一個人來。我親自詢之。李唯唯及喚至，則一背駝奇醜之男子。婦之夫也。張大失望，復罵李曰：你則忘八羔子，這樣糊塗。此等人也。配喚來見我，麼復叱去之。

是張天師召來的

復辟後一般之滿洲王爺大臣，均遭福晉帶其格格濃裝淡抹進宮，請安蓋翼爲太妃，或爲宣統所賞，將來有貴妃之望也。故一二兩日車水馬龍，衣香鬢影，宮中鬧熱不堪。及七日張辭職，一一託故他避。太妃不勝炎涼之感，謂宣統曰：你知前日那許眷屬爲怎麼來的。宣統會意曰：爲張天師召來的。太妃破顏曰：怎麼說。宣統曰：張某一鬧他就

一哄而來張某一退他就一哄而去此等人實不是人是一羣妖魔鬼怪非張天師召來而何

改杜詩

復辟前一夕劉廷琛一手包辦終夜草謝恩僞摺十三通蚊蟲交攻汗流滿面時以墨汚之手拭之黎明卽索衣冠匆匆袖僞摺進宮面上墨痕縱橫不可逼視有人改杜詩嘲之曰前度劉郎今返魂平明騎馬入宮門可憐自愧無顏面濃抹松煙朝至尊

梁士詒之兩面光鮮

當張勳進京之時洪憲罪魁梁士詒助張復辟費一百二十萬迨討逆軍興復向總司令處以六十萬金助軍興費其家人阻之梁曰此我之政策也我旣以資助張而事敗日後共和派聞之必羣起攻余余將不能自立於中國今旣亦以資助共和派非但以籍彼等之口暗中且爲我幹旋爲我所用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又何妨費幾個孽錢叫他兩方做一齣挑燈大戰觀觀麼

熱河避一死

復辟。第二日。張勳進宮。請傳旨。趕修熱河行宮。預作挾宣統。北竄之計。宣統曰。修理熱河行宮。現在尙未急務。張對曰。預備聖駕避暑耳。宣統曰。此間甚風涼。且去年朕亦未嘗幸熱河。何必多此一舉。張語塞。既而曰。祖宗向例。夏時必往熱河避暑。臣欲陛下取法祖宗耳。倫貝子在旁大聲曰。老張之說。皇上萬不可聽。信說怎麼熱河避暑。實因外面督軍不贊成。擬作神行太保。逃往熱河。避死耳。張大愧怒。

康有爲之老面皮

康有爲在京。除雷萬等朝夕過從外。惟與農事試驗場場長劉殿撰最契洽。然劉殊不以康爲然。時露相拒之意。政變前一日。康詣劉借朝服。因共飲茗於三貝子花園之幽風堂。劉借事譏之。康不悟。大言自若。并以指醮茶大書一絕於桌上而去。劉閱之。搖首而已。其詩曰。六年四亂太堪悲。明主中興萬物熙。鷄犬不驚鞞鼓靜。馳驅九陌看龍旗。事敗有人和之。云稱皇七日太堪悲。翎頂當時我輩熙。逃出法源歸使館。沿街已換共和旗。

宣統之可憐語

七日皇帝之趣談

宣統頗聰敏。有時出語。竟如成人。復辟後某日。與宮女共驅狗。逐兔於園中。世續適至。諷之曰。陛下重登大寶。續已墜之。皇業聖心。亦覺可樂。歟。宣統曰。怎麼你老也糊塗了。我國歷史上。有朕不知命在何時。願生生世世無生帝王家等語。即如外國拿破崙。縱橫一世。卒竄荒島。路易大殺民黨。卒上斷頭臺。皇帝結果。如是何樂之有。

誤向姑娘請安

宗室某年。逾耳順。眼花而耳重。聽廢人矣。自聞張挾宣統復辟。自以與張二十年前。有一面之交。在家草救國條陳數十條。請張採納施行。六日晨四時。某即囑其子扶入朝房候張。抵十時。張代表劉文揆始至。羣候者皆前問張起居。某誤以爲張也。即前向劉請安。并自背履。既就坐。某復向劉平視良久。即笑曰。倒底在外省做督撫的人。快活怎麼咱與大帥同年。咱這樣不濟。大帥尙如姑娘。貌是的。劉念其毫不與辨。起去。某即頰首隨背誦條陳。誦畢。擡頭則劉去已久。因問旁人曰。大帥何時起去。旁人曰。今日大帥並未來。適纔來者爲其代表劉某也。某因大慚而去。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民國一盜國也。內而政府外而疆吏舉凡議員政客官黨民黨爭權奪利鬧個不休者皆不操戈矛之大盜也。或問於滑稽子曰：止盜亦有道乎？滑稽子曰：老子不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乎？康有爲張勳非今之所謂文武聖人乎？引渡而鎗斃之我國盜患或可少息乎？

張鎮芳會翻觔斗

張勳復辟之謀極力慫恿者以雷震春張鎮芳爲最。一指要陸軍部尙書一指要度支部尙書及見上諭知目的已達首先戴紅頂花翎向張勳叩頭謝恩得意揚揚驕狂可厭。張鎮芳翎頂拜客車翻一個倒栽葱跌入街溝裏肩臂跌傷與高采烈竟忘其痛家人悉以爲不祥。

大登殿之串戲

清帝登極羣奴朝賀後照例召見所謂大臣者垂詢一切開始卽召康有爲賜之坐。清帝問曰：我早知道你的我想一見你的你多年流離在外國是很辛苦的。這回的事你很有功但是人家的國那們的強我們的國這們的弱就是你們今日擁戴我出來

做了皇帝又如何辦法呢。康回奏道：聖上聰明天竄，英武生成，整飭紀綱，不難圖治。將來到外洋各國遊歷一週，學歐興亞，自能立致富強。清帝微頷，長嘆一聲道：咳……全仗卿等努力去辦罷。康唯唯而退。然已汗出如瀋矣。次則召見張勳，問曰：你很忠的，這回的事很出力的，但是各省情形如何？張奏對道：各省已有賀電，請皇上的聖安，真是應天順人，太平立見。縱令有一二省反抗，臣願以兵力征討之。清帝又問道：城內的百姓如何？張勳奏道：滿城的百姓均已高揭龍旗，歡呼萬歲，請聖上安心。清帝又問道：那邊是怎麼辦的？張勳不知所問，低頭半晌不敢回奏。清帝知其不解，又問道：那邊黎總統是如何安頓的？張勳始恍然急回奏道：黎元洪已呈有奉還大政表章，又將繕摺恭謝天恩，即日搬出三海，以便聖上游覽。所有一切均經臣辦理清楚，相安無事。清帝又道：我年紀很輕，每日又要讀書，你既諸事均可擔任，辦理安當，你下去看了辦罷。再次則召見張敬堯，問道：你來幹甚嗎的？張敬堯被此一問，竟不知所對，嚬嚬半晌，始低聲應曰：臣即日在京恭賀皇上的連忙叩頭退下。

大義滅師

討逆軍起。梁任公。任參謀。總長通電。反對復辟。有二人講論於茗肆。一人云。康梁師弟之誼。非比泛常。復辟之舉。張爲首。而康爲從。論罪行罰。自當未減。任公豈無香火情。必爲道地貸其一死。一人曰。不然。古人云。大義滅親。任公何人。親既可滅。師獨不可滅乎。

溥儀讀別字

溥儀記性極鈍。所授之書。如載字。誤讀戴字。鈴字。誤讀鈴字。已字。誤讀己字。不一而足。某師傳。輒厲聲矯正之。復辟後。誤讀如故。一日。自知其誤。問某師傳曰。弟子今日誤讀。先生何以不加矯正。某起而對曰。皇上出口。便成綸音。以後任讀何字。卽爲何字。那能還算別字呢。

溥儀之解皇字

溥儀登極後。身衣滿服。頭上却帶一白色之西帽。某師傳詢其故曰。先生其未解皇字之義乎。皇字上從白。有白帽之象。以意度之。此字乃西人所造。非倉聖人所造也。西人夏日戴白帽。冬日則否。以皇字之狹義言之。乃適用於夏日之皇帝。不適用於冬日之皇帝也。某師傳起而對曰。非天竄聰明不及此。

六百元賃屋一間

自火車斷出京之道。絕京師仕商。除少數。改由通州赴津。外。餘皆奔集於東交民巷。以求外人之覆庇。至東交民巷。無地可容。則羣聚於使館界附近。各地瑞金大樓者。東交民巷西口外之新建築也。樓下爲外人設肆之所。樓上則賃作人居。至是乃亦以近水樓臺。故大爲逃人所屬目。賃價普通。房屋原爲十五元。忽倍之而爲三十元。然猶應接不暇。議政大臣王士珍亦飭從者於此預定一避秦之桃源。屋主人知爲王使。則特昂其值。謂人之生命價值。原以其地位爲高。下王聘卿爲民國參謀。陸軍兩總長。價當增又爲清國議政參謀。兩大臣。價當益增。總之其生命價值。高出常人。不啻二十倍。今亦當以二十倍計來使。無奈乃以每月六百元之費。賃屋一椽。該屋主人可謂善於討價矣。願僅增至二十倍。又何其廉耶。後聞其賃定之屋。曾充庖廚。爐竈已倒。積灰盈寸。實不堪居住。云王始終未遷入。枉化銀六百元。誠哉其倒竈也。

套帽翎頂之居奇

有某翁者。向以古玩爲業。設攤於勸業場。居恆無事。常手報紙一頁。頗能於政界之潮。

流識其趨向。自張勳之初入京。已早察其舉動。知復辟之說。必當實行。乃貨其古玩於同業。而略貶其價。同業初不知其居意。何似而貪。其貨物之價廉。競購之居無何。某翁忽設肆於青雲閣。相近舉凡翎頂。補服。紗套。朝珠。靴。涼帽。等物。無勿備。有新製者。有陳腐者。除此外。無他物。同業更笑之。謂若翁癡矣。翁乃自定其價。曰。翎一支。自五百兩。至二千兩。頂一顆。自百兩。至千兩。補服一副。自五十兩。至百兩。紗套一件。自五十兩。至百二十兩。珠一串。自二百兩。至一千二百兩。靴一雙。自五兩。至三十兩。涼帽一頂。自七兩。至二十兩。貨既不良。價又昂貴。同業益大笑之。忽有某人者。入肆購若干。去價勿論。易至二十兩。貨既不良。價又昂貴。同業益大笑之。忽有某人者。入肆購若干。去價勿論。易一人又如之。同業始稍稍疑矣。日未昃。購者益多。翁乃署其簽曰。各物視定價。加二成。明日來者益衆。貨垂罄矣。又明日復辟之諭下。購者更多。然不能全得此。則缺彼。日既晡。肆中無一物餘者。乃闔其肆。翁挾資至天津。可數十萬。同業中向之笑之者。至是莫不服其能矣。及討逆軍薄京城。辦軍敗退。城中各舖戶。匆匆閉門。奔者塞途。而勸業場第一樓。青雲閣等處之珠玉。攤古玩。攤以及其各攤。匆忙慌亂之際。損毀貨物頗多。而翁以見機之早。遂挾巨資云。

君子有二變

天津警察廳長某某夙以善變著稱。七月一號北京復辟消息到津。某即派人到電報局將所有往來電報檢查。凡對於張勳歌功頌德者准予拍發。稍有反對及宣布復辟事實者一概扣留。四號聞討逆軍起。張氏失勢。某又派人到電局囑將以前所扣留者速爲拍發。以前所准予拍發一概扣留。變一。一號夜通飭各區各署各機關特別區限於二號早六點一律掛黃龍旗慶賀。復辟。下午更勒令居戶懸旗。不足則發賣黃紙小龍旗。至四號晚則通飭撤去黃龍旗。五號早又通飭懸掛五色旗。變二。自一號至四號上午刻刻以電話要求各報館改用宣統九年陰歷四號。下午即寂不聞聲。及至五號則與彼有關係之報紙亦大書特書民國六年矣。變三。其最異想天開而一變。至道者則竟有歡迎段祺瑞之一電也。其電云：馬廠段總理鈞鑒。我公首義薄海。同欽人民望公蒞津。甚於雲霓。已將省公署掃除潔淨。務請速臨。以慰民望。而定國是。讀此電文。證以某某五日間之行動。竊謂君子有三變。伊人其庶幾乎。

天公那裏去了

北城一帶住戶多係旗籍人民清帝復辟龍旗飛揚京城個個歡舞若狂家家敲磬焚香謂爲天公保佑事敗有人謔之曰保佑的天公那裏去了

咱們家的皇上

二日午後七時許德勝門內張姓家中突來旗民十餘人口稱咱們皇上登極爾家何故不掛龍旗一閃而入將張姓大小男女痛毆一頓並擄去銀錢不少同日後門一帶因不掛龍旗致被旗民痛毆者亦有七八家人人恨旗人之無道顧莫可誰何及事敗有人轉問旗人曰你們皇帝家的龍旗那裏去了怎麼倒掛起我們共和國的國旗呢

雷震春身上之炸彈

復辟事敗僞陸軍尙書雷震春潛逃來津車行至豐臺被總司令部偵探悉因而被捕據當時同車之避難者云當雷被捕時極力抵抗且欲從車窗中躍出方騰身時突有一物自身上滾下黑如漆而圓如瓜一時車中諸人不勝驚訝以爲是必炸彈無疑及落地無聲驚乃稍定此時雷亦在縲絏中矣細檢其物非他乃鴉片煙土也一時觀者無不捧腹

某司長之花翎

京中某部某司長。本前清道員。然自入民國以來。紅頂花翎久已拋去不用矣。不意復辟之舉。突如其來。某司長知翎頂爲必需之物。徧搜箱匣。竟無所獲。乃大窘。初有某戲園優伶某。嘗出入於司長之門者。也是時適在某宅遂獻策曰。吾園中固有是物。但掌班者司之。吾不能借用耳。某司長恍然曰。不便借用。租用如何。某伶曰。容商之。既而返曰。非五百金不爲功。某司長慨然許之。片刻間。翎頂輝煌矣。然而以五百金租一翎頂。價值亦可觀也。

梁敦彥之假辮

梁敦彥於訪見外使時。著補服戴涼帽。其髮雖已剪去。乃此時腦後則綴一假辮。見者或笑其頑固。或謂其黠。綴得宜。謂既補服朝珠。不得不有此假辮。以相輝映也。殊不知其假辮之來歷亦殊爲趣事。初梁於咄嗟之間。欲覓假辮。而亦不可得。忽思得其妻所御之假髮。大可改編爲辮也。試借用之。不足。則取其妾之假髮。合二人之假髮。乃始編成一大辮焉。噫。可笑。已按此事。係梁之傭婦向人言如此云。

龍虎旗

復辟之僞諭。既下。京師警察沿戶。逼人懸掛龍旗。雖以紙製。亦不妨也。觀音寺街有某小藥房。一時覓龍旗不得。而又不欲出重貲。購取適檢點。裹藥舊紙。得一上海某公司發售仁丹之招紙。一大幅。其上畫一龍一虎。某藥房遂以高掛門首。以圖相混。然見者已咄咄稱爲怪事矣。

張勳之頭銜

復辟之舉。全國反對。討逆之軍雲集於京畿附近。張勳自知禍將及身。於是奏請辭去內閣議政大臣之職。於斯時也。民國安徽督軍之頭銜久已自行取消。而清廷議政大臣之頭銜。又自行辭去。於是公文之上。僅書張勳二字。而無頭銜以爲之冠。勳頗不以爲然。商之於其祕書萬繩栻。意欲冠以何等之官銜。方全體面。萬無可如何。而又不能拂勳之意也。姑應之曰。只得於安徽督軍之上。加一前字。而於內閣議政大臣之上。加以辭職二字。勳然其說。於是而此種奇奇怪怪之頭銜。乃出現矣。

宰相夫人

七日皇帝之趣談

張勳之第五妾王克琴寄居津門顯宦達官無不奔走於其門下羣稱之爲帥夫人及復辟實行張勳受內閣議政大臣之職於是帥夫人乃下令凡有求見者當改稱爲宰相夫人云蓋小兒不知議政大臣是何官職但知皇帝而下首推宰相爲尊故有此號令也。

亂仙惡作劇

康有爲寓滬時於麥根路沈子培宅（卽僞學部尙書）設壇扶乩日以復辟事爲問而亂仙隱約其詞殊難索解一日康復問此事果能實行與否亂大書四字云時不再來其時適張勳擁兵在京復辟易於反掌康遂以爲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坐失也於是蒲扇遮面混入京師不數日而清廷之上諭發現矣及復辟事敗康乃語人曰乩仙豈欺我哉吾自誤會耳所謂時不再來者言清室之盛時已過不可再來也恨吾當時未悟及此冒昧從事徒貽天下笑耳。

萬繩杖之頑固

康有爲之主張改稱大清爲中華帝國而一切官制亦有變更張勳本一武夫罔知可

否。願。凡。事。必。商。之。於。其。秘。書。萬。繩。杖。萬。聞。之。大。不。以。爲。然。且。謂。一。切。須。仍。舊。貫。否。則。雖。云。復。辟。仍。非。大。清。之。天。下。云。云。張。信。萬。言。於。是。與。南。海。意。見。乃。不。侔。矣。萬。之。主。張。亦。別。有。故。據。知。其。隱。者。語。人。萬。於。前。清。發。誓。做。二。品。以。上。官。乃。未。幾。清。室。覆。滅。官。吏。無。所。謂。品。級。萬。深。恨。之。嘗。謂。吾。雖。做。民。國。總。統。吾。亦。不。樂。乎。爲。此。蓋。當。日。之。誓。言。不。能。履。行。也。萬。既。欲。履。行。前。誓。勢。非。全。復。前。清。官。制。不。可。此。次。復。辟。而。後。尙。書。巡。撫。依。舊。出。現。蓋。卽。萬。繩。杖。欲。做。二。品。官。之。一。念。使。之。然。也。

防飛艇之妙法

清。宮。中。自。皇。帝。以。下。以。至。太。監。宮。女。自。來。未。知。飛。艇。爲。何。物。此。次。復。辟。怪。劇。出。現。南。苑。飛。艇。居。然。航。空。助。戰。盤。旋。往。復。擲。炸。彈。三。枚。於。宮。中。於。是。宮。中。大。起。恐。慌。羣。目。爲。妖。怪。謂。當。以。變。物。制。壓。之。乃。割。宮。女。舊。禪。一。方。暗。佩。諸。宣。統。身。上。謂。恃。此。則。妖。怪。不。能。施。其。技。也。至。於。一。般。太。監。則。焚。香。叩。禱。呼。爲。『。天。上。的。爺。爺。』。云。

活佛爺

清。宮。中。以。佛。爺。爲。無。上。之。稱。呼。如。於。慈。禧。太。后。則。以。佛。爺。二。字。尙。不。足。以。盡。其。敬。而。更。

加一老字曰老佛爺。此次張勳入宮清廷上下皆感其德而畏其威。無有稱其名者。亦無有稱其官階者。多呼之爲活佛爺云云。時京中爲之語曰：武聖人活佛爺。確係的對也。

帝皇樹之預兆

吉林省有所謂帝皇樹者。係古樹一株。非槐非柏。枝幹盤曲。相傳爲愛親覺羅氏始祖所植。於是羣稱之爲帝皇樹。相戒莫敢斧伐。且歲時致祭焉。宣統三年樹忽枯。死果不數月而清亡。丁巳之春此樹又生一新枝。或人密以告吉林督軍孟恩遠。孟信爲清朝中興之兆也。故贊成復辟。最先當督軍團出京時。孟獨託病留京。不出此時已隱然以中興功臣自命矣。然帝皇樹所生新枝不久忽又枯萎。是亦後清短命之兆。但當其枯萎時。孟氏方興高采。烈人不敢以是言相告。否則孟氏見微知著。必不肯受吉林巡撫之命也。

六君子與兩聖人

昔者項城稱帝。禍首爲六君子。今茲宣統復辟。禍首爲兩聖人。君子聖人。人格何等高。

尙乃一變而爲不祥之物。時都中爲之語曰：洪憲一朝，君子六，後清（民國而還人多稱清朝爲前清，滑稽者流遂指復辟期中之清廷爲後清）七日，聖人雙。

或人送康有爲入都詩

南海之去國也。在光緒二十四年。迄今二十年矣。光復而後。雖曾返國而未嘗一入都門也。此次重游京華。有人知其事之必敗。因贈以詩云：當年變法說維新。斷送君子有六人。宣統今朝又倒運。犧牲四百萬元銀。

請安者之資格

有沈某者。江南人世居京師。爲前清附生。光復而後。以授徒自給。每歲開學。生徒跪拜於孔子之前。猶必戴頂著靴。以秀才驕人也。於是人多厭之。適逢復辟。沈某愈趾高氣揚。以爲秀才出頭之日。至矣。其鄰人給之曰：今日皇上登基。特頒恩詔。凡是本朝秀才一例。欽賜爲舉人。先生尙不入宮謝恩。請安乎。沈某功名心熱。信以爲真。卽趨宮門。爲守門者所呵。問何幹。曰：謝恩。請安也。問何官職。曰：欽賜舉人。門者曰：好大膽舉人。何物亦有請安之資格耶。揮之使去。沈乃喪氣而返。

光復

民國以來普通稱辛亥之役曰光復。此次復辟京中一般老官僚亦居然稱七月一日之舉曰光復。光復之聲一時傳徧燕市矣。滑稽者爲之語曰：此也光復，彼也光復。國家元氣何時復東邊獨立，西邊獨立，小民有足無處立，嗚呼！是不特滑稽語，實傷心言也。

民國之恩典

有某師長亦附和張勳最力者也。比及事敗，某亦在捕緝之列。乃大肆其運動之力，以圖開脫。嘗語某要人曰：我在前清不過一營長耳，厥後屢升至師長，都在民國以後。使我能戴師長之頂子，皆民國之恩典也。我何忍背之云云。聞者無不失笑曰：師長如何戴頂子，民國授人官職，何有恩典，可云該師長開口不忘頂子恩典，此卽足以爲助逆之證也。

賣菜者之議論

京師有賣菜叟，當復辟時嘗語人曰：宣統爺爺又做皇帝矣，或問宣統做皇帝汝歡喜

嗎。叟曰。當初孫文做總統。滿口說是救國救民。袁世凱做皇帝。滿口說是救國救民。今日宣統爺爺復位也。滿口說是救國救民。到底我們小百姓橫死了他們。那裏知道。只要他們不要搗亂。便算是大慈大悲了。言罷不勝浩嘆而去。嗟夫。如此。叟者。亦有有心人歟。

辦兵之夢話

辦子兵之野蠻人所共知。殊不知其頑鈍正與其野蠻相等也。當國軍圍攻張宅。張勳且逃至荷蘭使館矣。而天壇之辦兵猶有少數不肯繳械投誠。語其同伴曰。大帥今已向荷蘭國借用外兵。不日荷蘭兵隊一到。將見段祺瑞棄甲而走矣。吾等切勿受他人誑而自尋死路也。

大世界擁護共和

海上有大世界游藝場。爲實業大家黃瑤玖君所建築。中有一大廳。顏曰共和。落成命名。適值七日復辟之第一日。或謂之曰復辟已演成事實。將來不畏官廳干涉。麼。黃曰。我是抱定宗旨的。不比那口是心非。忽而贊成。忽而反對。看風轉帆。毫沒廉恥的一般。

人總之我大世界存在一日。我只是擁護共和一日。且我們的生涯雖然遊戲却是合那共和的制度人人可以進來游玩無論貴如大總統富如煤鐵大王下至乞丐苦力二角的代價不要他多出一文也不能少出一文這不是平等呢裏面的玩意見市上所有的還有那市上所無的要看看什麼儘看什麼隨隨便便舒舒服服這不是自由呢管他外面復辟不復辟我這裏總是實行共和呢。

頑徒不同意

復辟之第一日各督軍賀表至晚未至張勳憂懼不知所出問計於康康曰別的不同意我都不怕只怕那神通廣大的頑徒他不同意便要同室操戈起來這梁山泊的聲勢當不起的蓋指梁任公而言也。

百靈相助：八面威風

張勳入京後偕萬繩斌謁見宣統與世續等共商進行復辟事宜世曰茲事體大芝泉恐不得同意奈何張曰太保不必憂慮聖天子自有百靈相助何畏一段芝泉呢萬立其旁即指張勳而言曰大將軍八面威風有大帥在何慮不碎屍萬段呢及事敗世太

息。曰。皇。帝。已。矣。將。軍。逃。矣。百。靈。相。助。者。辯。軍。且。反。戈。矣。八。面。威。風。者。自。身。且。難。保。矣。

七日來復

復。辟。七。日。而。敗。先。是。有。以。周。易。占。之。遇。復。彖。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及。敗。又。有。撰。聯。輓。之。曰。『喚。不。起。皇。帝。孤。魂。憑。張。天。師。法。力。高。強。居。然。七。日。來。復。最。堪。憐。聖。人。偉。業。經。段。總。理。大。聲。討。伐。逃。矣。一。塌。摩。訶。』

這皇帝我便給他做了罷

張勳。初。次。入。覲。宣。統。賞。賚。甚。渥。類。皆。書。畫。古。玩。法。帖。之。類。勳。武。人。未。之。好。也。顧。念。皇。帝。恩。遇。之。厚。欣。然。謝。恩。出。語。萬。繩。械。曰。我。觀。皇。上。皇。帝。大。可。以。做。得。這。皇。帝。我。便。給。他。做。了。罷。

張勳之與汽水

張勳。在。使。館。一。日。侍。者。飲。以。汽。水。勳。忽。發。問。曰。此。水。初。開。瓶。時。氣。泡。洶。湧。無。何。寂。然。此。何。故。耶。侍。者。不。答。對。之。慙。笑。勳。又。問。曰。大。帥。初。進。京。時。聲。勢。顯。赫。頤。指。氣。使。惟。己。所。欲。今。何。如。耶。得。無。類。此。汽。水。勳。聞。言。大。怒。既。念。寄。人。廬。下。認。辱。而。已。侍。者。又。曰。試。震。盪。其。

瓶氣泡當復作矣。言已而逸。

康公我之自出

復辟初發生之時。康氏有族母舅某在京。一日於筵上。驕人曰。康公我之自出。旁一滿人。續曰。帥我。蠱賊。以來。蕩搖我。言至此。忽中止。聞者皆大笑。

中華民國六載即大清宣統九年

京師商店於復辟發生時。其賬籍向書『中華民國六載』者。復加一行於下。曰『即大清宣統九年』。其後事敗。羣悔書之太驟。而賬籍又未便改訂。亦不能加以『對銷』之圖記。正在爲難之際。有爲之設法者。曰。可更書數字於下。問何字。曰。『復辟不成之年』。於是連串讀之。爲『中華民國六載。即大清宣統九年。復辟不成之年』。衆咸服其智。遂相率效顰矣。

共和春之酒令

有款客於共和春菜館者。高朋滿座。歌妓成行。肉竹齊發。觥酬無算。酒酣耳熱。即以時事行酒令。限集四書數句。綴一聯。目以貫串。關切者免。飲佳者羣賀。甲首曰。『前王不

忘而民不從。辟則爲天下僂矣。張不量。羣曰：願賀其次。及乙。乙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一人定國如見其肺肝然。段氏。」羣賀如初。其次及丙。丙曰：「居東海之濱。興曰：盍歸乎。來三朝元老。」羣又賀之。最後及丁。丁曰：「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自作孽不可道。雷曹。」羣又各飲三爵。以爲賀。於是。有酩酊大醉者。旁一妓曰：我等生長南方。得吸受共和之空氣。固宜及時行樂。不知張勳在使館中。亦自知不度德不量力。以自怨自艾乎。最難堪。七日。皇帝依然下堂求去。是直我輩生意中之滌浴阿要難爲情哉。

買一日皇帝做做

有滑稽子告其同儕曰：予欲集銀五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諸君其各助予乎。衆曰：欲此巨款何用。予欲買一日皇帝做。衆曰：皇帝其可買乎。曰：先有買之者矣。以四百萬兩之優待經費而作皇帝七日。則予有銀五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亦可做一日皇帝矣。皇帝誰謂無定價哉。曰：然則議政大臣之價值若干。曰：高則半弔。子低則二百五。以精神充分者不爲也。

周公自身難保

七日皇帝之趣談

南河沿張宅左旁耳廳向有狐祟張勳入居時特畫周公負成王像懸之正中而閉之以爲鎮壓某夕有婢僕私會於廳之庭中值張有事夜半起赴參謀處一武弁握手鎗從經耳廳門聞絳繚聲張異之遽前推門門砰然啟婢僕大窘倉卒中搶得一照架之幕共蒙之而奔此室電燈機線先已破壞故張惟於洞黑中見一大黑影疾趨廳隅止不敢進奪武弁手中鎗擊之鎗發羣衆皆聚而婢僕已渺皆以爲妖張獨不信謂明日必嚴訊家衆務得其實僕大懼苦思得計於天未明前復潛入耳廳以整裹之香灼周公像燒一洞覓鎗彈拾置像之洞中闔扉而去清晨張往廳中勘之無所得忽見周公像衣玄心動細審視之像袖有燒灼痕鎗彈尙著其上張以發鎗時自廳後向前萬無著像理大驚急索翎頂焚香燭跪拜謝之家人相傳負成王之周公自身難保安能保成王云

定然斷送老頭皮

張勳頗能讀綱鑑及三國志等書亦能胡謔詩句國會解散令下後張在天津以行將入都集家衆大開宴會酒酣張忽發詩與卽席吟一絕云旗開徐海走雄獅遍地罡風

靜不吹。我已擎天承帝命。于君不用五羊皮。吟罷擲筆大笑。姬妾皆稱觴。上壽其夫人。獨啜之。振筆和於後。曰：河東不怕吼。雄獅大義孤忠信。口吹今日自投羅網去。定然斷送老頭皮。

聯語罵人

萬繩杖有同學某落魄京師。及萬從張抵京。聲勢顯赫。某連往謁之。萬拒不見。一日某要萬於途。萬不得已攜之歸寓。至則康已先在。萬即開燈吸煙。與康同榻談判。至二小時之久。尙絮絮不休。某既餓且憤。忍無可忍。據萬案作一聯大罵。而出。康萬驚取視之。則云：匡據一牀。匡安也。與康音相似。任此日霞蔚雲蒸。腸肥腦滿。罪盈萬惡。終有時煙消火滅。燈盡油乾。

火車中之時文

七日晚京浦車中有一老者。衣接衫而手團扇。藏其辦於拿破崙帽中。形色沮喪。雜坐於三等車中。低吟長歎。若有無限傷感。有好事者某挨近而聽之。聞渠時誦。彼一時此一時之語。少頃忽又點頭諷誦曰：而昔也叱咤則風雲變色。暗鳴則山岳崩頽。檠戟遙

臨幾類虎之出柙而今也。聞聲則草木皆兵。觸目則弓蛇俱幻。倉皇出走有如狗之喪家。其聲若背八股然。某大笑。始知其爲辯師。蓮幕中人物也。

張勳之企慕周媽

王湘綺之周媽。張勳時思一見而終不得機會。復辟後。張電周媽。謂王老身。前留戀不剪。其忠於清室。自不待言。惜不及目覩。宣統中與溘然長逝。殊爲遺憾。因囑周媽來京。上書清廷。則將來之予諡蔭子。老張當一力幹旋。云云。并於府中辟地以候之。而周媽終不至。至九日。雙方已預備作戰。大有誓死之意。張尙從容對侍妾曰。我他無所恨。惟周媽遲遲不來。明日生死未卜。地久天長。竟無緣一見爲快。快耳。

過繼兄弟作乾兒

張獻忠不殺同姓。而張勳亦頗重族誼。如拔張文生於營。卒任張鎮芳以財政等。是也。當張抵京時。馮麟閣遣一差官某。謁張問姓。誰何。答曰。姓章。張誤爲張也。曰。何籍。答曰。蓮花。(江西縣名)。張曰。足下於族中屬何世。曰。二十世。張大喜曰。然則兄弟行也。囑款待之。並爲之作書吹噓。囑馮重用。章不知所對。唯唯而已。明日章辭行。上手本。張視

之則章也。嗟然若失。既而曰。我昨日誤以汝姓張。故與汝弒兄弟情。今汝既姓章。當過繼我爲乾兒。罷章遂拜張爲義父。

南海以宣統爲土木偶

張勳兵敗廊坊之日。南海以書致徐東海。求其轉圜。主張虛君共和。而以宣統爲土木偶。誠可笑也。茲錄如下。

菊人太傅仁兄。執事天禍中國。政變迭生。國勢阽危。皇室幾殆。救而安之。惟在執事。敢披誠泣血爲執事陳之。昔法人盧騷謂民主只用於二萬人之國。若吾國之大。必不適。用民主政體。於今六年。四亂民生塗炭。未嘗有分毫之民權。未嘗奉分毫之法律。名爲共和。號爲民主。實以少數而行專制。人皆厭亂。知其不可矣。假令仍用民主政體。行美總統制乎。則勢必由專制而仍復於帝制。行法責任內閣制乎。則總統負位望之尊。總理行責任之重。必將爭權。近今黎宋卿抗議絕德。段芝泉力主宣戰。其用爭之烈。乃至於內無政府。外皆分裂。是何景象乎。今之號召天下者。曰必復共和。則中華民國以約法爲主。然舉正副總統。議憲法。權歸國會。及用閣員。須國會同意。與不信任內閣。權國

會無解散權皆從之。政府一切無權何以行政。國會權太偏重何以爲法。夫約法雖爲十七督軍之代表所定并非四萬萬民意所成。國會既開民黨挾約法以與政府爭暴民專制又將復現。故猶爲民國也。暴民與軍將迭代爭權下則暴民與暴民爭上則軍將與軍將爭內則總統與總理爭徒苦我民國將不國矣。夫政體猶藥方也病既日變方亦求新僕求之歐洲有百驗之方歷試而無弊者若今之英意荷比瑞那及德之二十四聯邦與歐東之羅馬尼亞希臘等國皆行虛君共和爲良法矣。虛君者有其禮而無其權有其號無其事并不必謂之虛君共和直木偶共和耳。蓋嘗身歷各國見其君王之起居行止往來酬酢與其夫婦子女之嬉戲往往雜有販夫婦豎而相忘其權之微更不待言日本亦猶是耳。然諸國所以不惜百萬之俸甘屈鞠躬之禮而立此土木偶者何哉。蓋鑒於中南美爭總統之禍與總統必專制之患。經幾許敗亂試驗然後得此土木偶虛銜君之良法令人以筆墨口舌爭總理而不以兵戈流血爭總統則所得多矣。華人知供土木偶像之無靈知平民捐府銜道銜之無威自不難解此義也。（中略）共和立憲專制之名始於亞理多德今則不能以三名盡之矣。蓋同爲專制有帝

王。喬。長。之。專。制。如。古。代。是。也。有。立。憲。開。明。之。專。制。若。德。俄。是。也。有。民。主。獨。裁。之。專。制。若。爹。亞。士。袁。世。凱。是。也。同。爲。立。憲。有。普。日。欽。定。之。憲。法。有。英。意。比。君。民。共。立。之。憲。法。有。美。法。瑞。民。定。憲。法。是。也。同。爲。共。和。有。美。法。葡。總。統。制。之。共。和。有。瑞。士。議。長。之。共。和。有。英。意。比。荷。等。國。之。虛。君。共。和。是。也。有。名。同。而。實。迥。異。者。若。爹。亞。士。袁。世。凱。之。民。主。是。也。然。實。行。專。制。甚。至。專。賣。土。地。人。民。焉。則。宜。編。入。專。制。制。中。萬。不。能。編。入。共。和。制。中。若。英。意。比。荷。等。國。之。君。垂。拱。無。爲。同。於。木。偶。名。雖。虛。君。實。則。偶。神。只。可。編。入。共。和。制。中。萬。不。能。編。入。君。主。制。中。吾。國。人。言。共。和。制。日。淺。不。知。實。際。遂。召。亂。害。至。可。惜。也。今。將。師。英。意。比。荷。等。國。立。偶。人。之。虛。君。吾。國。之。人。誰。其。可。者。夫。虛。君。取。其。坐。鎮。貴。門。望。而。不。貴。才。能。在。世。襲。而。不。可。選。舉。蓋。凡。選。舉。必。有。才。望。之。人。有。能。則。慮。有。專。制。之。患。有。才。必。有。黨。將。復。於。專。制。則。非。君。主。立。憲。意。也。吾。辛。亥。之。論。嘗。標。舉。衍。聖。公。以。衍。聖。公。而。嗣。素。王。於。漢。爲。宜。然。失。內。外。蒙。古。之。心。所。關。萬。里。之。地。萬。不。可。也。若。今。上。年。方。冲。幼。未。能。親。政。自。經。革。命。君。臣。之。義。已。際。久。經。排。滿。滿。人。之。力。已。微。虛。君。之。制。無。權。而。有。禮。則。與。讓。帝。之。帝。禮。尙。存。壽。誕。吉。晨。大。僚。仍。有。覲。賀。隆。裕。大。喪。國。民。多。爲。致。哀。行。禮。則。與。各。國。虛。君。已。無。別。不。

過國會及大事多幾次勅諭四方稱其虛君名耳稱爲中華共和帝國而去清朝議定憲政行之十年風俗習成政體堅固皇上長大已習而安之前朝之君權盡改委裘之虛魄僅存拱手受成南面無與無可爭權之患直成虛君之共和矣各國憲法皇族不能干預政事太后不能攝政皆載在憲法更無他患而共和政體堅定矣既曰五族共和平等無擇以爲偶神最便以爲復辟則尙不切也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今立虛君專爲不能作福威耳蓋非辟也何復之有不過借用古名詞云爾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再版

(七日皇帝之趣談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三角



編輯者 文藝編譯社

印發 刷行 者兼 文藝編譯社

代售處 文^{上海}明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上海文藝編譯出版社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全書

一冊

價洋

三角

袁氏爲帝改號洪憲不過八十三日而此八十三日中皇帝之陰謀巧計窮奢極慾而得意忽而失意嬉笑怒罵諸態畢呈六君子十三太保之逢君取媚賣國求榮奇形怪狀亦無乎不備種種事實均爲歷史所無出自袁氏侍從之口較爲可據鬧鬧熱熱一場春夢讀之真令人噴飲茲已出版

(地21) 上海文藝編譯出版社